

台語憲章

Tâi gí hiàn chiuⁿ

還我台語社會運動宣言

賴 一 心
Lōa it sim

予台灣人

目次

前言：台語將在 20 年後進入彌留狀態	6
台灣話與台灣人（上）：中（國）語是台灣話嗎？	12
台灣話與台灣人（中）：我不是華人，我也不用 「華語」	17
台灣話與台灣人（下）：復振台灣話具有重大的 國安意義與價值	20
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	30
母語復振與雙語國家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一）： 《國家語言發展法》無法復振母語	36
再談「台語死亡線」	43
母語復振與雙語國家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二）： 民進黨早已認定台灣是中語社會	48
母語復振與雙語國家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三）	56
母語復振與雙語國家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四）： 評賴清德的母語日語言政策三箭及「世界級的 華語學習中心」	65
母語復振與雙語國家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五）： 台灣人要有行動的覺悟	78
芬蘭（語）	87
民進黨的路線與台灣人的去從（上）	90
民進黨的路線與台灣人的去從（中）	97
民進黨的路線與台灣人的去從（下）	108

比利時	123
深論「台語死亡線」（上）：從「死亡線」的觀念 可推論台語的存亡關鍵就在這三年	126
深論「台語死亡線」（中）：母語的定義與語言死 亡的定義	136
深論「台語死亡線」（下）：以「死亡線」的觀念 搭配母語的定義看台語實際的現狀	150
台灣人為什麼不說台語？	160
威爾斯（語）	166
復振母語的兩個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與政權（一）	169
復振母語的兩個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與政權（二）	180
復振母語的兩個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與政權（三）	193
復振母語的兩個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與政權（四）	203
復振母語的兩個必要條件：民族主義與政權（五）	218
魁北克	229
中（華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 台語的安寧病房（上）	232
中（華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 台語的安寧病房（中）	251
中（華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 台語的安寧病房（下）	268
新加坡	294
台語憲章（上）：官方語言才是唯一正解	299
台語憲章（下）：還我母語受教權	347
結語：檄文	388

前言：台語將在 20 年後進入彌留狀態

此時此刻，全台灣 20 歲以下的人口以台灣話（台語、客語、原民語）為生活用語的應該不到 1%，如果沒有意外，如果現狀持續下去（目前看不到不持續下去的跡象或理由），20 年後，等今年 20 歲的孩子 40 歲的時候，全台灣 40 歲以下的人將有超過 99.5% 不講台灣話。還有別忘了……人是會死的，也就是，理論上今天 65 歲以上的人，20 年後都會死，這些人是目前台灣話人口的最大宗，等他們全都消失了，估計 20 年後全台灣說台灣話的人口，平均應該在 2% 左右（而且集中在 60 歲以上），亦即 20 年後全台灣 98% 的人口是講中國語。20 年後，現在身為父母而跟小孩說中語的，都要當祖父母了，這些祖父母也將繼續對她們的孫子說中語，屆時中國語將名副其實地成為「台灣人」的母語（父母跟祖父母都跟小孩講的話），如此「台灣人」還是台灣人嗎？一個 98% 人口說中國語的地方（國家？），將會跟中國產生什麼樣的關係呢？

20 年不是很長的時間，是不到一代人之間的事，選個 5 次總統就有了，台語在台灣行了 500 年，竟然它臨終前的幾十年就這麼不巧地在我們這一兩代。再過 20 年，也正好是中國人殖民台灣整整一百年，在台灣流傳數百年的台灣話將確認死亡，屆時台灣將成為完全的中語社會，所有「台灣人」都講著中國話，也理所當然地會繼續唸著中國歷史，傳頌著中國偉人與

事蹟，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同化工作，經過三代人的時間，至此大功告成。我現年 48 歲，運氣好的話，30 年內我還可以不死，然而我卻必須眼睜睜地看著那大中國民族主義同化政策的洪流，緩慢而確實地將我族的思想、記憶、靈魂，淹沒掩埋殆盡，眼睜睜看著台灣人和我自己同時或前後相繼死亡，這實在是相當殘酷的一件事。本書是筆者作為一個平凡台灣人，為了阻止這個幾乎已經確定的結局，所做的奮力一搏。

半個世紀以前，一位法國歷史學家指出，蘇聯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最終的命運有三種可能：1. 同化；2. 消滅；3. 倖存，我想不只是蘇聯境內的異民族，任何被強暴的外來民族所征服的族群，其結果都不出這三者。所謂「倖存」主要有兩種情況，一個是擺脫殖民者而獨立建國，如印度、越南，一個是在殖民體制下保持族群自我的特性發展下去，如威爾斯、魁北克、加泰隆尼亞。消滅指的是物理（質）上的消失，理論上人不可能把一個民族的所有人都殺死，所以這裡的「消滅」是指以包含殺害或驅逐的手段，使得該片土地上不再有那一種人存在，像庫德人或亞美尼亞人即是不斷受到此種對待的民族。同化則是把被殖民者變成和殖民者同樣的人，例如讓對方改信自己（殖民者）的宗教，或是講自己的語言，灌輸自己的記憶（歷史），例如台灣人。而當一個民族被他族完全同化，雖然人（身體）還在那個地方，但實質上也等於是被消滅了。

想要不被同化，避免民族的滅亡，只有拯救消滅中的族語一途，此即所謂的族（母）語復振，這是本

書的終極目標。然而，本書主要的訴求對象並非政府，它不是學術著作，不是什麼學者芻議或建言，這些東西對中（華民）國殖民政府，或者說，對台灣輪流掌控中（華民）國殖民政權的兩個主要大黨而言，並沒有絲毫作用。十幾二十年來，各種機構或學者的研究結論及建議太多了，然而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會採行，國民黨就不用提了，他們本來就是要殺死你（台語）的人，當然不可能去救你，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而號稱本土政黨的民進黨，從其十年來的所作所為，顯然也已經完全融入中（華民）國殖民系統，現下正扮演著忠誠的中（華民）國法統捍衛者的角色，一絲不苟地呵護著殖民體系，學者建言什麼的，也有如狗吠火車。

本書也不是什麼推廣文宣，告訴你講母語多好多重要，條列各種講母語的「好處」和不講母語（母語消滅）的壞處，簡單說，我不是來「推廣」母語，鼓勵各位講母語的。族語復振不是為了維持「多樣性」，也不是為了「促進腦部發展」，這種訴諸類似宗教情懷的無差別大愛的方式，或是功利主義式的勸誘，既無迫切感也缺必要性，比較適合「事不關己」的人，對於面臨母語消滅的本族人而言，這些說法不僅不切實際，反而減損母語的意義。台灣人救台語，不是為了對他者的「愛心」（不講台語不代表我沒有愛心），不是為了更聰明（變聰明的方法很多，誰說一定要講台語？），只是因為那是我們自己的母語。台灣人不要落入「推廣」的陷阱，族語復振是非常「私人」的事，這裡不是指單一的個人，它是屬於個別民族的「私」事，是每個民族自己的情感、價值與

生命的事，所以英國人不會因為威爾斯語的消失而感到心痛，就好像一個人不可能真正感受另一個人失去孩子的痛苦，頂多只能靠著同理心與想像力為對方掬一把同情的眼淚，因為那畢竟不是你的孩子。換句話說，語言復振的重點不在「語言」本身，不是把該語言當成一個客體，不是像復育某種瀕臨絕種的動物，或是講「這種話」可以有什麼好處，它是關乎族群成員之間的感情與認同，「母語」是同一群人在空間、時間、環境、心理等各個維度的交融，是「某種人」的定義。

本書的目標是復振台語，訴求對象是台灣人，而且是嚴格定義下的，最狹義的台灣人，是那種眼看著本族的文化、語言和歷史日漸消逝，會感到無比痛心的人；是那些看著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過去所生存於其中的社會，一點一滴地轉化成另外一種樣貌直至不復存在，會感到迷惘惆悵，生無可戀的人；是那種想到後代子孫，將要與自身的語言與族群記憶斷絕聯繫，那種結果就好像否定了你我和台灣（人）過去，包含存在本身的一切，會悲從中來不覺落淚的人。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曾說「祖先語言的重要性世間無事可比擬」，因為語言是民族存續的命脈，是民族存在的證據，過去我們的祖先說台灣話，所以我們今天說台灣話，未來我們也會成為人家的祖先，當後世不講他們的祖先（也就是我們的祖先以及我們）的話，就像我們不曾存在過一樣，這是一種「族群的阿茲海默症」，而我們則是沒有得病的那一方，是被遺忘的那一方，是痛苦的一方。然而，一個人面對本族的滅亡，是什麼樣的感覺呢？真的每個人都這麼看重

「祖先的語言」嗎？有人說滅種中語言的自救只能靠族群自我的決心，我必須說，滅種中語言的自救只能靠族群中少數有感覺的人的決心，我要做的是對這些和我一樣會感受到痛苦的少數人發出呼喊，讓我們立刻展開行動，在台灣（語）社會還沒有病入膏肓之前，奮力搶救。

就如本書的副標題「還我台語社會運動宣言」，這本書是一則宣言，它是一項運動的宣言，它是「還我台語社會」這項運動的宣言，運動總是從宣言開始，宣言是運動的開端，在本書出版之後，台灣人將要開始「拯救母語、討回台語社會」的運動。除了作為宣言以外，本書還有幾個重要目的，一個是預言，我將在本書中以學理及實證的方法證明台語正紮實地在走向死亡，也將會死亡，這是為了一方面激起台灣人的危機意識，更重要的是，要喚醒眼下許多雖然具有民族意識，卻沉醉在中（華民）國殖民政府的小恩小惠中，而安寧地放棄掙扎求生的人。本書的目的之一是記錄，尤其是紀錄下民進黨政府及其代表性人物，在完全執政八年之下關於台語 / 台灣主體性的立場、言行與政策，那些確確實實地說明了民進黨意識型態的轉向，乃至於傷害台灣主體意識的作為，卻因為多數台灣本土派人士的族裔偏見，而被視若無睹、聽若不聞，我必須將它們紀錄下來，以待歷史裁決。本書的最後一個目的是控訴，這是預計在一旦我們的運動終告失敗，而我對台語死亡的「預言」不幸成真之後，作為台灣人所能吐出的最後一口怨氣，就算真的救不回台語，也要讓後世台灣人知道台語究竟是怎麼死的，該負責任的是哪些人。

1960 年代領導威爾斯民族主義組織 MAC 的領袖之一 John Jenkins，爲了威脅英國政府處理威爾斯語的存亡問題，曾策劃數起爆炸案之恐怖行動，也數度下獄，記者 John Humphries 透過縝密的採訪與研究，出版 *Freedom Fighters* 一書，詳盡介紹從 1963 到 1993 年間，連威爾斯人自己都難以正視的威爾斯民族主義運動的歷程，對於 John Jenkins 等民族主義分子的心路，他在書中下了一個註解：

‘Unless the decline in the language was stopped, they feared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in ten years.’

「（對他們而言）除非語言的衰亡被及時阻止，否則十年後將什麼都不剩。」

十年，最多二十年後，台灣就將什麼都不剩了，有的就只是一個仿冒的小型中國人社會，不願面對這種景況的台灣人，該起來做點什麼了。

台灣話與台灣人（上）：中（國）語是台灣話嗎？

本書的終極目標是復振台灣話，更具體地說，是「台灣話中的台語」，那麼在談台語復振之前，我們要先對台灣話做個定義。坊間不時會聽到像「（中）國語也是台灣話的一種」、「我從小就講（中）國語，對我來說（中）國語就是台灣話」、「（中）國語是我自然就會的，為什麼我一定要再花力氣去學台語？」……這類說法，由這些思維常也進而衍生出「為什麼講台灣話才是台灣人」、「我講（中）國語，但我還是台灣人」、「憑什麼說我講（中）國語我就不是台灣人」這些問題。暫且不談是否「講台灣話才是台灣人」或「不講台灣話就不是台灣人」，我們先來討論「中（國）語是不是台灣話」。

台灣話包含哪幾種語言，這並不是複雜的問題，從簡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得出答案，什麼是「台灣話」？在台灣已經通行 500 年的台語和客語當然身在其列，而各族原民語就更不用說了，它們在台灣被人使用何止千年，所以台語、客語和原民語是「台灣話」毫無疑義的組成，當然，台語、客語和原民語也正是千百年來（近 30 年除外）台灣人在「自然狀態」下就會的語言。

那麼，中國語＝北京語＝中國官定普通話＝很多在台灣的人不明就裡地稱呼的「國語」＝現在被多數人一樣不明就裡地共稱為「華語」……的那個語言，

是不是或能不能算是台灣話的一種呢？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台灣「會講」中國語（＝北京語＝華語＝國語）的人口不到 0.2%，大概是今天你在路上隨機抽樣 1000 人看有沒有 1、2 人會講日語的情況，是特定人因為「興趣」或「需要」等情況才會去學的「外語」。至於以中國語為生活用語的比例當然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們知道，至少到 1945 年終戰前，中國語不是台灣話，就像我們今天不會說日語或越南語或印尼語甚至英語是台灣話一樣，事實上今日的台灣使用上述任何一種語言的人口比例，都遠高於 1945 年以前台灣人使用中語的人口比例，但我們都不會認為那些語言是台灣話。

假設現在在你面前有一個跟你年紀一樣大，說著日本話的日本人，你想他的爸爸會說什麼話？當然是日本話，他的阿媽會說什麼話？當然還是日本話，他的阿媽的阿媽呢？不用說，一樣是日語。現在把這個日本人換成是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韓國人……都是同樣的結果，什麼人講什麼話，什麼人的阿爸阿母、阿公阿媽、祖公祖媽，就都講什麼話。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現在在你面前立著一面鏡子，你看到的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是你自己，你問鏡子裡面的那個人，你的媽媽講什麼話？台語（或客語，或原民語），你再問，你媽媽的媽媽講什麼話？台語（或客語，或原民語），你繼續問下去，都是一樣的答案。

那你為什麼是講中語？你為什麼跟你的孩子講中語？

在人類歷史上，會讓數百年數千年來講同一種話

的一群人，在短短幾年內改講另一種話的，只有一種東西，叫做外來殖民政權，而外來殖民政權之所以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種族清洗（以確保其政權的延續），種族清洗的手段通常有兩種，一是「物理上」的清洗，就是直接殺人，大量地，最有名的就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一是精神上的清洗，俗稱「洗腦」，就是將一個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語言）與歷史記憶消滅並置換。二次戰後接管台灣的中（華民）國殖民政權當然跟世界上其他專制殖民政權沒什麼兩樣，先是大量屠殺台灣人，接著以政策管制（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台灣人該說的話，這就是你現在說中語，你跟你的孩子說中語，而你的阿母和阿媽也不得不操著拗口怪異的腔調跟你和你的孩子說中語的原因。

你的阿公阿媽那一代，有人只因為講台語就在街上被槍殺的，有人因為講台語而無法就學就業的，有人只因為講台語客語原民語，就只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你的阿爸阿母那一代，有人只因為講台語就被鞭打、被罰錢、被當成畜生掛牌子的，有人因為講台語而無法升職、升學，無法從事公職或是只能在各個領域擔任基層人員的。到你這一代，你現在以為你「自然就會」的「國語」，對不久前的台灣人（包括你的父祖）來說是在血腥與屈辱的狀態下被逼著會的。

中國語是台灣話嗎？當然不是。台灣人講台灣話，是「自然狀態」，而台灣人講中國話，是建立在極端的社會不義與歷史冤屈的基礎上。今天會說「（中）國語就是台灣話」這種話的人，本質上包含

了三個特徵，第一，他欠缺歷史觀，他不曉得也沒有興趣去瞭解中國語在台灣「通行」的歷程與原因。第二，他沒有文化素養，他不知道自己的阿母、阿媽、阿祖……代代所講的語言，承載了多少家族乃至於民族的情感、記憶與文化，這些東西是不是該繼續傳遞下去，他也不在乎。

第三，他缺乏（至少部分的）人性與良知，他對於台灣社會過去在殖民政權種族清洗政策下的受害者，並不抱以同情、悲憫和義憤，這些受害者甚至很可能包含自己的血親。他覺得「我現在沒事就好了」，反正我「自然」就已經會（中）國語了。他不會去想為什麼阿母跟阿媽說話的時候要用台語，也不會去想為什麼阿母要那樣自我貶抑地用難聽「不標準」的中語跟自己的孫子說話，他一樣不會去思考為什麼阿公或阿媽在家裡總是那樣地安靜（只是因為他老了？）。

當阿公阿媽覺得自己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語言和孫子「自然地」聊天說話，就像他（她）的阿公阿媽在他（她）小時候做的那樣，而乾脆選擇沉默少開口的時候，他（她）的心是否在淌著血滴？阿公阿媽無法將他們的阿公阿媽告訴他們的故事，用他們的語言傳遞給自己的子孫，只能將自己的心封閉起來，就像條沒有出口的河流，那些回憶就在自己孤獨幽暗的精神世界裡漂流、沉澱，等著和自己一同死去。

他無所謂。

現實是，當今無所謂的人，被同化完成的人很多，我也不期待這些人在可預見的未來能產生多大的改變。但社會上終究還是存在著一些有所謂的，尚未

被同化也堅決不被同化的一小群人，他們才是我所訴求的對象。

台灣話與台灣人（中）：我不是華人，我也不用「華語」

明白了「台灣話」的定義後，我們要討論一個特別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華語」，而要談華語之前，必定要先談「華人」，也就是「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這個詞並不是中國自古就有，而是 20 世紀初，由學者梁啟超首度提出，再經由中國知識分子、革命黨人等各方人士宣傳渲染的政治概念，它霸道地把當初清國境內所有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想當中國人的非漢人民族都包納進去，把所有人都當作「中華民族」，或者是「中華民族」之下的一個分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演變，「中華民族」開始簡稱為「華人」，如此一來，這個概念的涵蓋範圍又更廣了，甚至延伸到中國領土、主權外的地域。本來屬於純政治概念的一個詞彙，慢慢在人們的認知中變得具有文化甚至血統意涵，現在只要能在你身上看到即便是一丁點跟古代中國有些相關連的什麼東西，都叫你是「華人」。

這一節的重點在於「華語」，關於「中華民族」我就點到為止，總之，中華民族（華人）這個詞，或說裡面的這個「華」字，是中國霸權思想的極致展現。那麼，「華語」又是怎麼來的呢？實際發端似乎已不可考，但大致是比「中華民族」和「華人」來得更晚。

那「華語」這個詞又有什麼問題呢？尤其對台灣

人來說，最主要也是最危險的是，它會……或者說它的目的，就是讓台灣人的認同模糊化，說白一點，就是一種促進台灣人轉化為中國人（華人）的同化手段之一。前面提到「華人」一詞已經被洗到把某些非中國人或非漢族的民族都涵蓋進來，如果說「華人」所代表的不只是國籍上的中國人或純血統的中國人，那麼「華語」則不可能只表示北京語或中國官話，他們會說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等等，都是「華語」的一支，當然現在被中（華民）國政府稱為閩南語的台語也包含在內。

請你在心裡想像一下，你自己在談話中選擇用詞時，偏向用「中（國）語」還是「北京話」還是「華語」？你在各種資料或文獻，比如說書籍、報刊、法條、公文……等等，你會比較想看到的用詞是「中（國）語」還是「華語」？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後者，為什麼？因為你覺得「華語」比較「中性」、「溫和」，可接受度較高，而「中國（語）」會讓你產生一種排斥感，或是覺得它太「政治」，太「刺激」。「中國語」和「華語」事實上指稱的是同樣的東西，但如果人家說「你中國話講得很好很厲害」，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抗拒，有點礙虐，甚至不爽。

危險的地方就是在這裡。正因為你覺得「華語」中性溫和和不刺激，它才更加危險。稱中語為華語，就好像把武漢肺炎稱為 covid-19 一樣，目的只是要利用詞彙來避免人們對於「中國」二字的反感，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這可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對台灣人來說，這就是一種洗認知的手段。除非你認同你是華人，或是你同意台語＝閩南語＝華語的一支，否

則請你不要再用「華人」、「華語」這個詞，中語就是中語，台語就是台語，「中」和「台」才是對等的存在。

你說，講這麼多，問題是「華語」這個詞也是民進黨八年（要邁入下個四年了）全面執政所認證沿用的，他們現在都說我們是「華人國家」，是「華人世界」的民主典範，全國各級單位都通用「華語」一詞，中央部會通稱台語為閩南語，各級學校教的也是「閩南語」，新任總統說要讓台灣成為「世界級的華語研究中心」……這樣怎麼辦？我只想說，台灣人，你什麼時候變這麼溫馴了，你的反叛精神到哪去了？華人國家華人典範？當台灣的原住民都死光了了嗎？現在全台灣有多少人有平埔族血統，這些人都被華進去了？就算是民進黨做的事，台灣人未必要照單全收，台灣人該捍衛的是台灣的主體性，以台灣為本位做思考。

我在此呼籲台灣人，我們要拒絕華（中）化，而拒絕華（中）化就從拒稱「華語」開始。

台灣話與台灣人（下）：復振台灣話具有重大的國安意義與價值

以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2024 年初，我帶兩個小孩（6y、3y）去參加一個市集，在某個攤位前排隊時，排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家族，有父、母、兩個小孩，和阿公，小孩目測大概也是幼稚園到小學低年級的年紀。他們對話使用的語言，父跟阿公中台混講，大概台語比例稍高，母跟阿公（應該是先生的爸爸）講中語，偶爾參雜一兩句台語，小孩則當然是講中語，然後所有人都跟小孩講中語。上面的家庭語言使用情況，應該是目前台灣社會最常見的，相信各位都很熟悉。我的兩個小孩則是全程台語，當然跟我也。排了一會，阿公似乎注意到我的小孩一直在講台語，看得津津有味，後來他主動跟我搭話，

公：「你的囡仔台語攏真 gâu 講呢。」

我：「嘿啊。」

公：「你平常時攏有咧教喔。」

我：「我無咧教，阮就是講台語，台語毋免教。」

公：「阮兜的囡仔攏袂曉講啊，連聽就有困難。」

我：「這馬真濟攏按呢。」

小孩看到我跟陌生人在講話，也停下來到我身邊，好奇對方是什麼人。歐吉桑轉向跟我的小孩說話，

公：「恁真厲害呢，哪會遮 gâu 講台語？」

我（對大的）：「阿公問講恁 thài 遐 gâu 講台語，你愛按怎回答？」

長子害羞的笑，不好意思開口。

我：「你無講『因為阮是台灣人啊』。」「因為阮是台灣人。」長子小聲地說。歐吉桑有點反射性地應說「阮嘛是台灣人啊。」我笑笑地回說：「以我看恁算是中華民國人。」對方聽到我講出這句話看似有點吃驚，回說：「啊中華民國毋就是台灣？」我說：「啥人講的？」「恁蔡總統講的啊。」「伊講伊的，我聽我的，敢講伊講啥我就愛信？」

對方眼見話不投機，尷尬地笑了笑，就沒繼續對話下去了。

藉著這個故事，本篇要討論一個問題，也是關於「台灣話與台灣人」最重要的問題，本系列文〈上篇〉說明什麼是台灣話，我們知道傳統「自然」形成的台灣話就是台語、客語和原民語，中語現在會成為台灣社會主流用語，是經過軍事與政治暴力強制構成的，有些人因為某些原因，想把中語也認定為台灣話，我尊重這些人的「自由」，畢竟只要你爽的話，你要說越南語印尼語甚至梵語拉丁語是台灣話，也不是不行，只是本書對於台灣話的定義，同於任何地方對於當地語言（vernacular）的合於歷史與論理邏輯的客觀定義。至於「中語是不是台灣話」，本書的主張是，如果台灣社會實行充分的轉型正義，變更殖民體制，消除長期以來的中語霸權後，基於社會現實的考量，我們可以同意中語也算台灣話的一種。系列文

〈中篇〉，則是告訴各位，由民進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殖民政府，一方面逃避轉型正義的歷史責任，一面用「華語」一詞取代「中國語」，讓台灣人繼續受軟性洗腦，認同中（國）語，任何具有民族意識的台灣人對此現象都不可不慎，我們不只要為台語正名，更要為中語正名。這篇要談的是最後一個問題，即「不講台灣話就不是台灣人嗎？」。

常聽到以下說法，「為什麼講台灣話才是台灣人？」，「我講（中）國語，但我還是台灣人」，「憑什麼說我講（中）國語我就不是台灣人」……等等。所以到底不講台灣話算不算是台灣人？同樣的，就如上一段所述，我們的討論對於重要詞彙都有著嚴謹客觀論據的定義，要問「不講台灣話是不是台灣人」這個問題，或者換個角度，要問「講中國話是不是台灣人？」，我們就要先知道，什麼是「台灣人」，否則只要你高興的話，你也可以說自己是冰島人愛斯基摩人，沒有人會跟你爭辯。這裡我不打算長篇大論，我在本書的〈條件〉一章有詳細論證，即除了與生俱來的生理特徵之外，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構成要素，是語言與歷史，因此，台灣人就是講台灣話，有在這個島上共同的歷史記憶的一群人。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帶著兩百萬的，講中國話（含中國各地方言），有共同的在中國大陸的歷史記憶的中國人，到台灣來，這是當初台灣社會組成狀況極簡的客觀描述。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不久就開始殺人，消滅台灣文化及台灣話，並利用政治與教育體制洗腦台灣人，讓台灣人講中國話，讀中國史，開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個過程即所謂的殖民主義

的同化政策。時至今日，中國國民黨的同化工作不可謂不成功，乃至於連本土出身的民進黨都稱自己是華人（chinese），講「華語」（chinese），而就如筆者在本書的〈前言〉中所提，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同化工程將於 20 年後大功告成。

然而，殖民政權成功的同化政策，並不能改變關於民族或族群的客觀定義，也就是說，一百年前台灣人的定義是講台灣話，過台灣日，一百年後台灣人的定義仍然是講台灣話，過台灣日。你說可是現在講台灣話過台灣日的人越來越少了啊？當然沒錯，但是族群的要素並不包含「人口數」這一項，如果有一天講台灣話的人數減至於零，那就是台灣人滅絕了，如此而已。現在講台灣話的人越來越少，但是「台灣島上的人口」並沒有減少，那麼這些人是什麼人呢？就像本篇開頭的真實故事所說的，這些講中國話（以中語為母語）的人，不是台灣人，應該可以說他們是「中（華民）國人」。至於那些什麼「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是我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客觀定義上，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也不是國號）……等等，都是政客唬弄人民的話術，不值一哂。如果說百年前在台灣講台灣話的人是台灣人，百年後在台灣講中國話的，也是台灣人的話，那麼諸如「殖民主義」、「同化政策」、「種族滅絕」……等詞彙，都要從全世界的辭典中消失了，自來各種相關的思想、研究與討論，也都將形同廢棄物。將來有一天中國真的以武力併吞台灣，到時候從中國遷徙過來的人，也都是台灣人了。

台灣人講台灣話，中國人講中國話，台灣人是台

灣人，中國人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只不過現今台灣人多數已被同化，那就是現在「在台灣的人」大多數是「中（華民）國人」。當然這種殖民同化社會變遷的過程，是一種連續而緩慢的進程，所以會存在一些「過渡現象」，並不是非黑即白一刀切的情況，例如前面故事中的阿公，就他個人而言他當然是台灣人，但是把範圍擴大到家庭時，他已經不跟孫子講台灣話了，此時他又「轉換」成中（華民）國人，至於親代的父與母，雖然他們「會講」台灣話，但他們既不跟上一代講，也不跟下一代講，台灣話無法從他們身上顯現出來，也無法傳遞下去，就這樣埋葬在他們心裡，因此他們做為台灣人的「純度」又更低了。至於從出生就聽中語講中語的子代，當然是十足的中（華民）國人。

最後，有一種人，他會說「雖然我講中語，但是我主張台獨，我也瞭解台灣歷史，沒有被黨國教育所洗腦，更痛恨國民黨過去所犯的罪愆，我只是講中語而已，這樣我不能算台灣人嗎？我就不能當台灣人嗎？」，如果你是持這類意見的人，我必須說，你可能還不完全理解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的本質是什麼，我前面已經說過，只要一個人高興，他可以隨意認同、認為自己是什麼人，你可以說你是尼泊爾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地球人，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為何，你有絕對的「自由」。民族認同的確包含主觀成分，但是我們現在談的是構成民族的客觀要素，我們在談的是民族的靈魂——語言，我們要做的是族語的復振。客觀上，台語就是台灣人最重要的象

徵，也是台灣人定義的由來，如果你的背景是父母及祖父母都講中語，亦即你的自然母語本就是中語，這種極端少數的情況我們另當別論，但如果你的父母、祖父母及前代皆以台語為母語，而你現在的生活語言為中語，你也預計（或正在）以中語教養你的後代，那麼你就是被同化了，「台灣人」的本質在你身上已經消失，或者說發生了改變，這無關你的政治認同，人也不需要政治立場為自己的拋棄母語來開脫。

你當然可以說你挺台獨，但你就是個「被殖民同化而主張台獨的人」，這樣的人是台灣人嗎？以本書的定義來說不是，但你仍然可以說你是台灣人，就像許多被同化的人一樣，這是你的「自由」。那麼如果這種人不是「台灣人」的話，那他究竟算什麼人呢？近年來台灣政壇出現一個流行詞彙，我覺得可以適用，即「台派」，但這個詞必須加上一個附註，那就是「台派中（華民）國人」或是「中（華民）國人當中的台派」，務請謹記，中（華民）國不是台灣。附帶一提，前文中我數度提及「自由」，你永遠都有認同的自由，你也有可以隨時改變你的認同的自由，沒有人能夠干涉，但是容我提醒你一點，**你其實也有拒絕被同化的自由，你也有自我解殖（self-decolonising）的自由**，你有選擇當一個不只是主觀意識上，而且是客觀本質上都如你父祖般透徹的台灣人的自由。確實，儘管人都有天賦的自由，不過現在在台灣要「選擇」當一個台灣人，有相當的難度，但生命的意義不就在於選擇困難的事來做，人少的路來走嗎？

延續上一段的主旨，我們要談本篇的主題，也就

是副標題「復振台語有重大的國安意義與價值」。我們沒有辦法一概地統稱語言跟國防有絕對的關連性，但是也沒有人能說語言與國防完全無關，語言與國防的關連如何，程度深淺，與每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背景和環境條件息息相關。語言與國安的關係，我們用荷蘭的例子即可一目了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納粹以秋風掃落葉之姿征服了大半個歐洲，其中荷蘭自 1940 年 5 月被德國占領，直至 1945 年才被解放，在被占領期間，一位知名的荷蘭學者曾大聲疾呼，「消滅荷蘭的不是劍，不是槍砲，而是德語」，為什麼納粹的劍與槍砲消滅不了荷蘭，而德語卻能做得到呢？那是因為荷語與德語是兩種十分相似的語言，儘管從外觀上仍能輕易分辨其差異，但是要其中一種語言的使用者學習另一種語言，難度頗低。這位學者他已經預見，一旦德國開始正式統治，施行同化政策，荷蘭人將很快發生語言轉換，遺忘拋棄自己的文化，屆時荷蘭將不再有荷蘭人（就好像 20 幾年後台灣不再有台灣人），等同實質消滅。

對台灣來說，語言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遠高過任何新式武器或高額的國防預算。看看荷蘭的例子，想想台灣，你難道不覺得台灣的情況比起當年的荷蘭嚴峻許多？荷語德語雖然相像，但畢竟是兩種語言，台灣則已經幾乎是中語社會。這件事的嚴重性在哪？荷蘭學者擔憂荷蘭的消滅，消滅的不是荷蘭的土地或荷蘭人的肉身，而是荷蘭人對自我的認識與認同，他知道當荷蘭人開始講德語，以德語為母語，荷蘭人就會開始認同德國，成為德國人。

人的「認同感」是怎麼發生的呢？不管認同的對

象為何，人的認同源於認識，你必須先認識一件事物，才會有所謂認同的問題，不是說認識了一定會產生認同，但是認同一定先經由認識，而且認識之後，加上其他條件因素，產生認同的機會很高，正所謂「日久生情」，此外，認識越深，認同越強。對於族群（民族）的認同，最重要也最直接的途徑就是語言，因此整個流程就是「認同源於認識，認識藉由語言」，於是，語言即認同，認同即語言，所以殖民者要你讀殖民母國歷史，講殖民者的語言，一方面讓你認識「祖國」，產生認同（感情），一方面讓你覺得我們都是同樣的人，大家都「同文同種」。

前面提到有些人會說「我講中語但我認同台灣主張台獨」，重點並不是你個人主不主張台獨，而是當台灣人都講台灣話的時候，台灣過去綿延數百年的一切，都將斷絕，而當台灣人都講中國話的時候，屆時「講中語但主張台獨」的人口比例，是否可以長期支撐台灣的民主制，使得台灣能夠維持獨立自主，不被中國併吞，展望上不甚樂觀，如果現在的台灣人覺得當中（華民）國人沒什麼不好，假以時日，將來的中（華民）國人也會覺得當（純）中國人沒什麼不好。台灣人一定要區分清楚，中語是中（華民）國帶來的，而中（華民）國就是（舊、偽）中國，不是台灣，要拒絕政客們所提的所謂「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等政治話（騙）術。

一個親身經歷，某日帶小孩到診所看病，診所內有對母子，媽媽正在用手機播節目給小孩看，是中國兒童節目，我想不少人會說見怪不怪了，現在這種情況很多，確實如此，但我的重點在後面，這位媽媽一

邊陪著小孩看節目，一邊跟小孩解釋，問小孩問題，而她口裡吐出的話，不是一般的台灣中語，而是那種強調捲舌高低音和語尾助詞的標準中語，小孩回應媽媽的話也是一樣。從媽媽說話的發音和語調，我能夠判斷她不是自然的標準中語使用者，而是模仿得來。目前像上面這種連父或母都學標準中國口音的例子還算少數，但我們也知道現在看中國節目的台灣小孩很多，大人也不少，無疑未來講標準中國話的父母也會慢慢變多。

最近台灣成功自製了一艘潛艦，想像一下，如果台灣人以台語為母語的比例提高 10%，對於國防的作用會不會相當於（或高於）一艘潛艦？如果台灣人以台語為社會通行語的比例提高到 80%，對於國防的作用會不會相當於（或高於）八艘潛艦？換個方式問，身為台灣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你想要八艘潛艦，還是有 80% 台語人的社會？你覺得哪一種會讓台灣更「安全」？我的答案很清楚，當然是後者，因為「消滅台灣的不會是戰機、潛艦，而是中語」。我不是在提一個不可能的假設性問題來逼你選擇，更不是暗示民進黨政府不應該花這麼多錢造潛艦，而該把錢用在復振母語上（我在〈安寧病房〉一章已明確指出，光用錢無法復振台語），事實上，潛艦與台語，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是你可以說「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的，製造潛艦與復振台語毫無衝突。

德國國家廣播電台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於 2025 年 3 月下旬刊出一則新聞，標題是「愛沙尼亞學校從此不說俄語」（影片連結：<https://reurl.cc/pa0vAQ>），大約 80 秒的影像紀錄搭配

數十字的新聞說明：「大約四分之一的愛沙尼亞居民屬於俄羅斯裔。以前，俄裔孩子可以就讀於用俄語授課的中小學。但是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愛沙尼亞政府推行了改革，要求所有中小學一律使用愛沙尼亞語進行教學。」關於烏俄戰爭，愛沙尼亞甚至不是當事人，但他們爲了去除將來可能的隱患，仍毅然決然地實行了重大的國家改革。各位可以想想，爲什麼對愛沙尼亞來說，在中小學用俄語上課，是如此危險的一件事。台灣人原本何其幸運，有一道又深又兇的黑水溝將中國隔絕在外，現在卻被人用中語將兩者掛勾，中語是目前台灣（人）與中國（人）最深最強的連結，這一點在台灣的中国勢力心裡也十分清楚，既然如此，既然復振台灣話具有重大的國安意義與價值，民進黨爲什麼不復振台語？古有荷蘭爲鑑，今有愛沙尼亞之證，爲什麼民進黨八年完全執政，造出了一艘潛艦，卻讓台語的母語人口掉了不只 10%？答案就在本書〈民進黨的路線與台灣人的去從〉一章。